



这是一本专为诗词初学者编写的教材。现在,书是完稿了,心里仍惴惴。王力、启功二位前辈在上,还有必要写这本书么?我郑重声明,晚辈绝无超越二位的野心,也绝无冒犯二位的狂妄,只是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一找更适合初学者的途径和方法。

以我长期以来的教学心得,一个零起点的学员,哪怕只有初中水平,只要肯学,经过一个学期三十学时的正规训练,写出比较像样的格律诗,是完全可能的。请看这首诗:

曲径通幽小园里,清风阵阵伴鸣蛙。驱车近听山间鸟,驻足遥看树畔花。池上青莲话儒道,亭前五柳学桑麻。江山多少兴亡事,云雨烟楼坐品茶。

这首题为《小园》的七律,是一位初中预备班学生的习作。尽管写得稚嫩,但在格律上却平平仄仄、中规中矩,该对仗的对仗,该拗救的拗救。他便是我通过一个学期教出来的学生。可喜的是,这样的学生并非绝无仅有。

有很多人怕写格律诗,把写格律诗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其实不然。大家一定还记得《西游记》里的一则故事,一群猴子面对飞泻的瀑布,不知里面是何情何景,谁都不敢跳进去,只有孙悟空胆纵身一跃,里面却是一座花果山,他也因此成了猴王。

当然,现实生活中孙悟空是不多的,为了使大多数初学者在诗律面前不望而却步,我们的教材还是应该遵循浅显实用的原则,千万不能故作高深吓唬人。有些理论问题就让专家们去争议去解决,我们只要“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怎么押韵,怎么粘对,怎么拗救,学会怎么做即可,不必去问“为什么”。就像买了一支铅笔,只要知道笔芯的软硬浓淡就行了,难道还要了解笔芯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所以我说,编者切不可为难读者。

我以为,本书的立足点正在于此。书分九讲,从第一讲“识体裁”到第九讲“学用典”,九星连珠,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为了突出教材的可教性可读性,在正文之外,还设有拓展、点评、思考、实践等栏目,总而言之,一切为初学者着想。

现在的诗词创作这座殿堂,呈现的是百花齐放的景象,各家各派都在认真探索当代诗词的发展方向。其实归纳起来,无非是所谓的两大派:传承派和创新派。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能有传承创新派呢?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不是更好吗?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传承派也好,创新派也好,指的都是格律层面。比如用旧韵还是用新韵,又比如用旧律还是用新声,这些问题并不涉及诗歌内容。因为内容要新,要反映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共识。我不讳言自己是传承派,但在创作实践中同样努力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力争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旧瓶装的新酒”。

我一再跟学生们说,如果把你的作品放在古人诗集中而不能分辨,说明你的作品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因为你在拾古人的牙慧。我所反对的,只是格律上的所谓“创新”,并且认为,这种创新,其实是一种破坏。个中道理,无需多说。请大家看看毛泽东致陈毅的一封信,便可明白:“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究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应该指出的是,有些朋友硬是要把诗歌风格上的“白”和“雅”对立起来,挑起无谓的争论。这是缺乏基本常识的表现,殊不知雅俗共赏,本来就可以和平共处的。从没听说韩愈和白居易相互掐架的故事。你白你的,他雅他的,“干卿底事”?

我还以为,传承还是创新,也是没有必要彼此之间你征我伐,好像非要灭了对方,方能登上龙椅,做个西楚霸王似的。那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做派,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大家尽可放下歧见,求同存异,成为好朋友的。

朗月当空,秋风徐来,心情特别地舒畅。打开电脑,品一杯香茗,然后信马由缰,让思绪尽情驰骋……

《格律诗启蒙》自序(节录)

清风几许
(中国画)
王曦



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

——阮籍《咏怀》

“你要去那儿吗?”杂货店大娘吓了一跳,“那不在村里,在鸟栖岭上。”

“很远?”

“少说也得有五公里,你又没有车……”她煞是同情。不过她还是决定给我指明路迹,“左拐……一直走……一直走……”看她迷茫的神色,仿佛在叙述昨夜里一个近乎遗忘的梦;犹疑的手势微微向上,指向远方,似乎指的

不是五公里外的鸟栖岭,而是遥远而又神秘的美洲新大陆。我按大娘指点的路径走去,约莫半个小时光景,来到了鸟栖岭上。原来这是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一条通路的制高点,向东北和西南眺望,左右两侧的山峰犬牙交错着伸向远方。

旅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非常和气,略显腼腆,耳朵有点背。“房价每晚25欧,你想在店里早晚餐的话,42欧,怎样?”“有些贵了。”我说。“40欧怎么样?如果你不想吃太多的话。”“好吧。”

总共四层的旅馆空荡荡的,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还有他的两条狗。一条年轻的大狗,名叫阿多,精力特别旺盛,喜欢尖叫着到处乱撞。还有一条衰老的哈巴狗,成天伏在地上,像一团脏兮兮的毛线,是老板去世的母亲留下的,已经十五岁了。

晚餐时间,餐厅里,昏暗的小木桌。前菜、主

鸟栖岭

邵南

菜、甜点一应俱全。老板每端来一道菜,都要介绍一通配料和做法。那些菜很稀奇而且美味,我在别处从来没有吃到过。

“哎,”他神秘兮兮地说,“你吃出来没有,我在色拉里拌了点什么?”

“嗯?”

“中国的!”

“嗯……”

“为了欢迎你,我加了点酱油!”他变魔术似的从背后拿出一个小瓶子,“所幸还剩了一点!怎么样?”

岭上的气候阴晴不定。天气好时,我便出去走走;下起大雨,我便逃回来和老板聊天。有时,只听得一声尖叫,阿多不期而至。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不愿旁人知道他。他只想独自默默地过日子,他说这是他最大的幸福。(他问我能理解这种幸福吗?我说我很理解。我和他不一样,可是我理解。)他有个儿子,独立了,在巴黎工作。他对这房子不满意。他说卖主当时打了虚假广告,他已经将其告上法庭。他有足够的理据,他有必胜的信心。然后他打算搬去巴黎开饭店,大约两个月以后。厨师是他的老本行。

他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要。喝完该付账。什么?太客气了!咖啡不要钱。

临走的那个傍晚,我冒着细雨在旅馆外边拍照。老板跑过来叫我吃饭。见我喜欢拍照,便说,旅馆顶楼有个房间,窗口正对着高山,煞是壮观,不妨去看看。

他带我去那个房间。拉开窗帘,我恍然面对舞台。只见几乎挤破窗框的高山,下面是如梦似幻的方格子田野和几栋玩具似的村屋。云雾奔腾而过,将高山和田野拦腰截断。我不禁想,那长长的云阵里,也许充斥着无声的呼喊?又或许,只是怀揣着飞驰的欲望?它如此决绝地奔向使它消散的山谷,所到之处,在人类的心中,播下种子,叫人也渴望飞驰,却昏昏然不知所由,不知所往……

回到阴暗的饭厅,他给我端来晚餐,便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吃着。忽听得门口传来阵阵尖厉的唧唧,我顿时毛骨悚然。惊慌之际,老板抱着一把吉他,得意洋洋地领着阿多过来,说:“听见阿多唱歌了吗?”

“原来是……”

“我弹,它唱,听吧。”

他说着,弹起吉他。阿多向天伸长了脖颈,“呜~~~呜~~~”地呼啸起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再过不多时候车便要来了。老板说:“我再唱支送朋友的歌与你道别吧。”于是坐上桌子,边弹边唱。阿多大概知道这回轮到它唱,耷拉着耳朵不情愿地待在一边。还有那条十五岁的老狗,依旧像一团毛线似的伏在地上。老板忧郁的眼神,仿佛在梦里重逢故人……

猴年呈诸友

喻大翔

演过西游好东游,东游万里遇金猴。金猴叫日翻新宇,僧众吟经垒画楼。最美春天播春种,少离乡野唱乡愁。群妖伏洞藏九尾,五指山外大瀛洲。

……我久已下定决心,要将鸟栖岭的风景记录下来,然而所有的细节早已混成一片。早晨,白云如神仙的大笔涂抹着群山,几粒飞鸟穿越而出;傍晚,乌云卷着山岭一同翻滚,吞吐着太阳的光芒,内中夹杂着飞鸟几粒。时而云气揉弄着村庄和古树,时而村庄和古树揉弄着云气。昏黑的雨阵里,几匹马啃着草;雨后清朗的草地上,又多了几群马。简



易的车站,唯独有我暂停的古老的黄色小火车,通常它只是尖叫着飞驰而过。在鸟栖岭这方寸之地,这盘山路的最

高点,在这群山汇聚之处,一切尽在飞驰,甚而来不及留下爪印……

还有两个黑点,两个渺小的人,相聚之后,行将告辞。其中一个即将投身于这个飞驰的行列;另一个,至多再左顾右盼一会,也将投身于其中。

“多谢光顾,”老板忽然拿出法式客套,微笑着招招手,“请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我有些发愣。

岂不知,在鸟栖岭,一切飘忽如飞鸟,一切变幻如云雾……只有送往迎来的客店老板,以为自己不在旅途。

散步的境界

宋子伟

无锡锡西玉祁有凤阜山,因其地形似凤凰展翅欲飞状,故名凤阜。山上有凤阜寺,铜亭广场的健身跑道直通凤阜寺。清晨,我在凤阜寺散步,忽然想到常建。

常建清晨在破山寺散步,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破山寺又名兴福寺,在江苏常熟虞山北,始建于南齐。“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寺”是古寺,“林”是高林,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处所为“丛林”,所以“高林”兼有称颂禅院之意,在光照山林的景象中显露着礼赞佛宇之情,创设了古朴、高雅的意境。晨风、露水、

水潭旁,只见天色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尘世杂念顿时涤除。佛门即空门。佛家说,出家人禅定之后,“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精神上极为纯净怡悦。此刻此景此情,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摆脱尘世一切烦恼,像鸟儿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深深陶醉在奇妙的景色和无穷的遐思中,钟声和磬声把常建唤回现实,他忽然感到人世间的

所有声响都寂灭了,只有钟磬之音,这悠扬而宏亮的佛音引导他进入纯净怡悦的境界,寄托了诗人超凡脱俗、寄情佛门的情怀。

常建,唐代诗人,生卒年月不详。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仕途不得志,常游历山水名胜自娱。工于五言诗,风格近于王(维)、孟(浩然)。《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我把这首诗送给喜欢散步的老朋友,在领略这首诗意境的同时,也感悟诗人散步的境界。

散步成为老年人最喜欢的健身活动,在健身的同时,还能“健脑”,还能修身养性。

这,就是散步的境界。

并以前辈相敬重。1932年秋,冒与鉴藏家叶恭綽即赴吴四欧茗谈,后迭赴吴主持午社词会雅集;1936年春又同赴嵩山路吴寓观摩字画,并应吴请在元王蒙《青下隐居图》裱边题观款,后又作《吴湖帆得罗两峰方白莲夫妇仿王元章画梅卷复与其夫人潘静淑成一幅合装属题》。1938年冒倩吴画故乡如皋冒襄《水绘园图》并示以清沈三白画本以供借鉴。

1939年吴妻潘静淑去世,吴请冒作墓志铭并以冒襄两妾蔡含、金明合作《秋花白鸂图轴》相赠,冒则作《挽潘静淑》词并假复旦中学召集词社祭奠,足见彼此契友情深。

建国后吴赋闲在家以填词、鉴赏奔藏自遣,并常与冒词画唱和或造府清谈雅叙。1950年冒以《水绘庵填词图》请吴题句,并代岭南洗玉清教

授请吴画《修史图卷》。同年9月冒应吴请作《佞宋词痕》序言并诗喻吴为当今“画圣”同道人。次年4月冒八旬寿诞,吴遣人设宴于苏洲雷先生钵水斋祝寿,吴与周鍊霞、钱瘦铁、江寒汀、马公愚、吴青霞等卅二位同道出席,冒以冒襄

吴湖帆与冒广生

陶喻之

《菊饮诗图卷》悬壁导饮。同年秋,冒卧室忽来罗浮蝴蝶盘桓良久而大为惊喜,急电召吴等来寓写照,来年吴成《罗浮蝴蝶图卷》馈赠,并请冒改定其《莺啼序词》,又陪冒绿杨村食刀鱼面,还以所藏清阮元楹联为冒寿。

1953年元月,吴视冒疾连续五次;冒病中重要书札均

委吴代笔。6月冒为吴与京剧大师梅兰芳花甲庆生,在延安中路模范村寓治具撰联,由沈尹默先生书贺吴联为:老画师前身是,能集文沈唐仇,四王吴恽大成,六秩平头,未见其止;先中丞有遗泽,多识典故邱索,三代鼎彝奇字,九州横览,庶几斯人。8月冒为刊印《吴湖帆画集》捐款30万元托吴红颜知己周鍊霞转收藏家钱镜塘交吴。次年元旦,堪舆名家董慕节陪吴谒冒问疾。8月,冒出席画家冯超然殡仪,吴陪冯子造府叩首谢孝。10月,冒为吴《全芳备祖》题跋作跋。11月,吴等赴冒寓问伤疾。1955年2月,冒以蛋糕、桂圆、橘子、粽子送吴祝其续弦顾抱真不惑生日。次年春沪上筹办中国画院,吴与钱瘦铁、唐云等受聘为画师,冒治具招邀祝贺。后冒入住华东

医院,吴偕周鍊霞探视。冒在沪期间但凡生辰,吴必备礼物登门祝寿或以词、画相贺,见诸《佞宋词痕》就有《大酺·寿冒鹤亭丈八十次周清真韵》、《点绛唇·三月望贺冒鹤丈鹿鸣重赋并寿八十有二与螺川即席联咏》、《菩萨蛮·寿冒鹤亭丈八十四·丙申》;另外,传世冒晚年两帧肖像亦或有吴题或由吴补景。1959年,冒自京返沪住华东医院,吴等诸事缠身犹力赴问疾。8月,冒与世长辞,吴以陪祭身份出席追悼会并撰挽联曰:鹤亭世丈千古,与辟疆翁同日而生,恰率更今同岁而卒;诵石州慢黄绢多感,过模范村黄垆多悲。世侄吴湖帆。据此足见冒、吴两人情谊贯穿人生始终。

十日谈

艺术大师吴湖帆

两段题跋体现了家族的情感。请看日本栏。

